國朝文錄續編

榆溪文錄引

榆溪文集新建徐巨源先生著而榆溪文選則南城陳伯璣所選六家文之一也巨源文爲當時所重錢虞山稱上下百餘年縱橫萬餘里可與斯文之事者惟巨源然全集今不可得讀伯璣流落江湖爲文士領袖所選詩燉與漁洋感舊集並稱而六家文選則絕無人道于館洪都時得此一帙于舊書舖中餘五家亦不知爲誰蓋古文久無人談無論前輩專集不可得見即前輩選本亦不可得覩矣巨源與陳石莊同時兼同邑石莊應聘爲晉州牧有守城功然卒齟齬不得用人皆惜之巨源則恩之已熱當道屢

加徵辟俱堅卧不起最後溧陽柄政遣司理持禮幣詣山中敦請堅拒不納盜不知其未受乘夜逼之竟致死于非命則彌爲可哀矣石莊文以沉雄勝浩浩落落純乎大家體裁巨源文以雅鍊勝雅雅魚魚兼有兩晉風致面目不同其爲深入古人閫奧而非摹擬剽竊則均也今就伯璣選本摘錄爲一卷并伯璣評語亦具錄之亦可畧見先生之大凡矣

榆溪集選

新建徐世溥巨源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上虔撫潘昭度先生辭薦析書

二月十五日蒙南昌縣發下手諭以不肖世溥應薦者伏讀震恒手足顫掉始猶竊聞堅不謂信乃今果然三復無措愁傷知人之明不收感恩之實有難處者二必不可者六近有所聞不安而未可信者一敢冒昧悉布之夫不肖一介下士師台個欲周知地方利病延及芻蕘固辭不允始踐往役之義甄將二年硜硜守愚庶幾無罪洎師榮陞去德日遠昨冬詔旨初下省中卽傳有是舉紛紛籍籍諱

于道路親友聞之皆來見問不肖答曰無是也大中丞聰而慎且深知我愚聰而慎必不以愚人應明詔知我愚必憐而曲全之其爲烏有不待言乃或不信疑有隱情輒復旁訊自能生人霖號對人皆爲不肖辨之往往至于面頸發赤其執以爲無有如此今也一旦所傳皆實必以不肖陰有干求陽爲不知前此質語皆爲飾詞懷詐之嫌無以自白難處一也守下深識高蹈之士年長于溥材力倍之者尙有數人其閒詭昧歆羨鑽營冀得者益可數計就中褒衕在欲與不欲之閒者亦復有之一以爲海錯一以爲雞肋一以爲腐鼠不肖氣浮性躁舉止狂率發言措足動

生尤謗師臺一朝薦及此人惰者益志求而不得者輒生嫉媢高蹈之士復引為口實虧名增詬兄弟不知睚其相笑無若氓之棄婦然難處二也不肖生二十九年矣在母懷僅七月而免氣體孱弱幼從塾誦穀麪相半以迄于今鬚未鬑鬑髮已披白每晝一餐舌心為燥簿書叢劇決不能任抑而為之必致生疾不可一也十四五歲時先君擕至山莊不辨菽黍既冠析爨一切米鹽之事拒家人毋相聞毋僕婢爭訌交訴于前竟日不能辨其曲直無一語遣發但令各去猜令坐堂皇聽訟何以折獄不可二也所以忍饑寒疏癘力而不廢學者亦欲徼幸制科慰父母志願

嘗私妄念誠得與春明一第即陳情不仕歸田著書以自娛樂此夢寐之所不忘也先人見棄未一覲墳即應薦辟宿昔授書遺經之意安忍恝然背之其必不可三也今天下何時哉驅馳三四千里令不得對罷歸即厲萬幸假令選置殘破流離未集國課不蠲起瘡痍之餘捶撻敲剝令出租賦實所不忍勢亦不能急則民變不則必受參罰甚而逮勘破家累後四不可也若在邊遠巖邑庸不及燎布置未備猝有非常即捐軀以殉耳無益于國徒損鴻毛五不可也即以師台之福獲在善地而野性未馴縣令受事如猿處籠遍身不便萬不能以父母遺體朝夕跪拜迎送

不知誰何之人淩風濤犯霧露戴星履霜行殆以䕶冠帶非所能也昔韓愈乞晨出于張僕射陶潛賦歸去來辭此皆古賢高致不肖遠無二公之才而有其對今若上辭公之書卽恐開罪僕射賦歸去來辭卽刺史追檄隨至聽叅究其不可六也近郴州袁生來言咨中及艾生南英云云夫艾生博聞強直遠在不肖上特以敢言多怨然當壬申之歲師台再三見召不敢應命而卒爲師台邀致溥者非艾生與若以不肖爲無狀耶失人之過不在艾生今也薦溥而斥南英此又不肖之所不安也袁生云咨稱不肖面折艾生于師台座中不肖固未嘗與艾生合堂同席且師

台之所以取不肖者必非為其能面折人而罵坐也袁生其浪傳乎違先志則不孝應命而致僨事則不忠負師台之恩則不義備此數者不得立於天地之間倘何面目復圖執筆墨侍恩師左右乎部咨且至祥禫有期伏惟師台矜其愚鑒其誠力為辭免則不肖幸甚風有將仲三章雅有鹿鳴四牡皆不肖之至情也伏冀垂察

是時為乙亥巨源年二十九身在巖穴而名已震于京師讀此詞旨激昂雖與叔夜之書並傳焉可也戊戌春巨源謝世中更二十三載始終不出亦足以報潘公之薦矣

答黃商侯論保舉書

往年于行卷中得讀兄文嗣與貴郡諸公遊則益習兄爲人近從李大司馬左右不啻聞之稔而服之素矣心雖仰止草野之性常不欲無因自達兄乃儼然先教又申貺之開緘一行即及先人仁者之言幽明俱感讀未竟已心銘矣今天下紛紛多事聖明日下旁求之詔誠欲獲如兄者庶足建顯烈以慰延佇顧弟何人亦附後車哉少本鶩劣長而惰游承先人之庇衣食纔足隨俗學文所傳于師者不過比偶八股講章數部而已于世態人情十不知一于古今成敗百不知一于當世之務救時之略無一知者大

中丞過聽虛聲謬以入告與兄同稱非其倫也昨接大司馬書驟聞此事驚悸欲絕人亦孰不願報主誠自知其不能也方今天下之患不在于求賢之途狹而患養民之道微不在于百爲之不振而患振刷之未得其方夫小臣救過不暇勢必媚大臣以求寬故操切而權愈下移權在下則拙者慴者易于求疵巧者愛者可以高枕故綜覈而功罪仍不當其實如是則事何以立事不立患益多不免日求足用以爲集事之計賦日重民日貧四方盜賊安得而不多竊免無受賜之實加派有不返之勢言者有不測之恐優容復有意外之罪是故威失其所以爲威而惠失其

所以為患譬如有人百節皆病不思致疾之由休養焉以藉藥餌乃顧日求不知誰何之醫于四方將使漸進之醫持未達之藥治不諳之病而責旦夕之効愚未見其可也當萬歷之世宴安優游如人酣飽無事耽卧溼處以致經絡痿痺而不覺痛痒之始發難也直猶惡瘡發于臂肘而已當事者不知就毒攻毒內固元氣外施鍼石而遽驟動天下以奉一隅師未出而氣先奪此如疽方赤腫痛醫遽曰是不可起之疾也主人驚懼不顧而驟服峻劑未必達疽而臟腑先受傷迄今十七八年浸淫剝損以至疥癬瘍癰噎脹消渴走氣刺痛偏作矣于此之時舊在療者

習其病甚不勸以休養元氣綏審所宜而欲求驟進之醫各持一鍼各砭一穴各丸一艾各灸一方假令今者中丞之薦萬不獲辭則兄將爲之灼艾乎針穴乎立方乎此弟所謂不可也科目之來久矣當開國草昧之時而曰薦辟不如科目是謂謬愚至于今三百年功名之路既一其格日以益尊舉天下聰明才俊之士竭力奔趨于中矣豈復有舍是而趨萬一或由之途者哉敢問兄將以爲薦辟他日能與科目並重耶抑未可知也今之科目太醫院之醫也由薦舉出者草澤之醫也太醫院醫位分定格勢成寅寮各相爲以爲紀綱苟不至于殺人雖冠帶褫而頭項可

存草澤之醫固院中所擠也乍進一方今日服之明日不効旁進數語而主人之怒有不可測者矣夫積習固不可變而成格固不可移頃者主上嘗有志于重武矣臨陛而策之金盌之賜袍馬之榮隆于文榜然垂今六年鎮總叅遊不聞能自行一事自建一言其仰文臣也奔走趨奉無改曩時夫非主上固欲揚之諸公敢故抑之也積威約之漸所從來者久也然則將來薦舉之輕重視武臣而已天下耽耽孰不甚心竭力以營一第隨例而謁試得雋為科甲隨例而聽選人人可以為翰林太守令尹何者例然則奠之求多也譬如行媒講婚隨例納采至期奠雁但非男

子無不可爲婦者今日薦舉則越溪之購西施漢殿之推王嬙也苟非夷光明妃其面立見吾恐衆方炎起而笑之此弟所以蔑不敢出也中丞公不先見諭使弟驟受驚憂三日以來不知所出吾鄉先達如劉子高極邀眷注楊文貞位登師保皆貴郡往事仁兄勉之矣承索典例弟無可查者若求故典則有會典與條例在薦者似待吏部彙奏近見邸疏四道率多微言深文進退于此可裁采禮垣疏中已以百里之說懸待孝廉以廣文待諸生被薦者矣仁兄今冬北上得捷甲榜或特簡淸要亦未可知如弟不才備學宮已將十年少加自愛再十年旅進應考微倖不被

宗師廝興安往而不得廣文哉使旋聊佈腹心仁兄以爲何如嘉覎謹拜雞筍頁鼓至機抒菁華非孤子所敢服也

附謝不盡

韓柳諸書多求進以世方嚮治也使巨源爲此言安得不興世道之歎乎○此書學國策故近蘇氏父子

前段言時事不可爲後段言薦辟之不重深切著明不

啻飲上池水之見垣一方矣行文亦殖容大雅絕無傖

父面目

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暮々拜教并得所寄文粹反覆來章高言如綺不肖于先生固以當世所宗獨往不敢後人而長者下交抑何懃懃不遺若此耶六君子序此殆先生發憤之言寄託之辭也以眉山自況以金陵譬當國者旨幽而顯言微而辨斷曲而有直體闡之者足以戒其是謂乎來教曰龍門昌黎安身立命在何處竊觀古之作者莫不期于自遂其性情而止要以廣讀書善養氣為本根極至性原委六經所以立命貫穿百氏上下古今縱橫捭闔使物莫足礙之所以安身也子長之自敘退之之答李翊書其致可槩見矣如必

曰某處為龍門所安身是即非龍門某處為昌黎所立命是即非昌黎矣邪此拆骨還父拆肉還母始露全身為文之境何以異此此非故為推墮滉瀁不可致詰實以平日用功經悟所見如斯以先生下問輒復罄陳求正固未知有當否也若云諸家各有門庭則各以其所熟為其所出竊嘗論之韓出于左柳出于國永叔出于西漢明允父子出于戰國介甫出于注疏諸文子固出于東漢諸書疏嘗其合處無一筆相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書通即變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顏魯公不似張旭也當其率爾時露熟態往往望而知為某家文章亦如

米元章所謂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若董玄宰之不能離米米元章之不能離褚也鄙意如此不識先生以爲何如若別有所謂安身立命者則願明以教我矣

承教韓魏公高文典冊不當謂其不文深感切劘此蓋不肖戊辰歲所作于時筆穉心粗如此之類失言尙有數端既而悔之微先生言亦久知其非也重以嘉教敢不祗承

來教曰寄廬小箋偶興之書也偶興如此足以傳矣苟非其人而能若是乎夫繹國風者常失之淺繹雅頌者常失之深杜子美忠君愛國顛沛不忘感時諷事援引極博後世多不能究其出處是以不能明其指意所存至牧齋而

始發之然竊謂攷據確核之中勿涉穿鑿附會之能則作
者之意更不患其求明而反晦此又淸所效于先生耳春
初賊氛震鄰日行山野思爲歸田之計倣鄉民貧賦重而
追呼頻急蕭墻之憂未知稅駕何所得長以靜書焚盥致
書始熟郎無量之慶矣因冢仲吳遊輙附此緘紙盡不復
贅談

所自得者既已若此亦可以獨樹一幟

前論文章安身立命處極是爲此老下針砭後段論小
箋有穿鑿附會亦爲不阿所好

答李自職論時文書

癸酉一別不獨不能相從鹿鳴之筵而青青子衿且化爲麻衣如雪矣古人云五鼎之祭不如三鼎之養也此後郎附驥騰驤王路乃更不如諸生時承歡庭闈每一念至五內俱裂不孝之罪如何可言夙昔所爲歌詠先王屬辭比事鉤深致遠者今已邈然都廢忘矣仁兄遭繼母之喪乃能于哀經中匠心構義作爲文章而且翰教殷勤不遠數百里降而問于不肖此仁兄所以恐弟忘故業而誘之肄習也捧讀之際感激無踰顧弟何人乃足齒及垂問如此哉昔者聞之于師時義一道必先究明書旨相題頭面清

神志順脈絡而後爲之譬如學書者由左及右由上及下以爲布置先學執筆次觀古帖以習規矩博觀古今之變相其肥瘠疏密之宜以定章法此雖鍾太傅索征西王右軍不能易也一題必有本意本意必有餘意餘意必有證佐以此求之何患乎文不能充暢而明達一題必有數字一字必有數義一義必有諸辭取其離者較其合者以此求之何患乎文不能宏博而變化且夫以學者之語繹聖賢之言代聖賢爲說固不能一語而即合也茍能一語而即合則大學之道還其四字天命之謂性還以五字而已又何必爲是比偶引伸而長言之也哉題質而我文之故

曰文題幽而我顯之故曰章文章者敷揚講繹以釋孔孟之言者也不能一語而即合則必將順首至尾推求引證條析縷貫以求合乎聖賢之言即不然亦必從容貫穿比物連類以期伸乎吾說而後謂之文章以此求之何患乎不能絢爛宣朗委蛇曲折而汪洋晃曜哉昔人有作水賦者終日不得一語或教之曰何不于水之上下四旁求之于是其人覃思數日選義考辭凡爲水賦遂得萬言此求諸題外之說也扁鵲視病望人顏色而知其死生所以然者長桑公飲扁鵲以上池之水受其禁方能見垣一方人凡治病皆先覩其五臟癥結而後治之故扁鵲醫高天下

此求諸題內之說也以兒下問不敢不盡其愚原稿輒率
鄙意妄評惟兒勿罪之也

如此看來時文非小技也取科名者何必爾哉

時文以此求之思過半矣以其相題行文之旨要具
于斯也

答李爾瞻論時文書

夕陽朱邸之會忽焉三載別來幾何彼此皆爲孤子古語云人生實難歡日苦少戚有餘而謝太傅自謂中年傷于哀樂君弟者乃徒傷于哀耳何嘗樂耶莊子稱一月之間開口而笑者不過四五日而已莊生達人故應善笑一月之間得四五日弟方怪議其多而彼猶以爲少或者此固寓言託諸盜跖不然則此書作于陟岵之前不然則仍是栩栩之夢耳往先君在時家累不及心閒無事時時爲文章自喻適志雖不能佳要足愉快不謂未壯俄罹此禍自遭變以來春夏讀青烏經秋冬行山卜兆間在館中又有

家人米鹽淩雜之事不時相聞租稅追呼之苦里胥衙役頻相督責蓋荏苒不樂志氣憤亂行年甫三十而臣精銷亡已殆半矣吾兒不忘夙夜遠示新作流美充裕視前有加可謂克自奮拔不墜先志者來書謙輯匪學伊教一得之愚何敢不盡竊聞之性情者文之根本也經術者文之圃也歷代史乘昔人事辭文之雨露膏澤也諸子百家文之旁流支潤也芟而崇之存乎儒先脩而藝之成于前輩大家君子植其根于六經之圃而沃之以子史尋書正之以先儒格言萬法乎先正然後其文能淺而深約而備茂而有間與漢史唐詩並行天地乃為一代之制義云爾聖

賢之言至當不易萬物皆備語其至也所命之題一字不可出入語其備也天下之理皆得至乎其中故夫偏者可舉以見全務者可引以喻正非者可反以證是縱橫博極期歸至當天下有一言一事一物不可入于文章者無有哉自有制義以來名賢鉅公才質殊異覃思力學極其所至各成一家是不一致而或尊尚莊奇或偏趣僻奥或務為蕭散或牿守嚴正或盛陳藻彩或刻意空濬是皆一隅之情非通見也夫制義鼓舞文明繪畫理象各有自然不可不似譬則樂也韶夏沖容大武蹈厲廟堂疏越燕饗和會下至里巷歌吹召客上壽必為好音送葬徹奠必令悽

惻此自然之理也又如豔者春山欲其嫣潤夏林濃翳秋水澄潔冬嶺肅穆晨漁淡出暮客遄歸此自然之象也又如鐘聲洪雅絲竹靜遠石烈草渾匏函木樸此自然之質也故凡題性命不可以麗辭典故不可以空素治理不可以褒儉風刺不可以直指發端不可以盡言更端不可以遠已如此之類固難槩擬乃今或曰我文欲孤高我文欲曠遠槩以一趣苟非其題失必滋甚譬之猶以孤松寫春色奏鼙鐸于廟極氣象固已不稱且彈鐘使為高山流水戛笙使為更濁抑亦必不得之數矣又或曰我師某人我法某人夫所謂某人者又何所師何所法乎王文恪之後

更無王文恪後起而與之並驅者唐應德鄧文潔也歸太僕之後更無歸太僕後起而與之方駕者趙高邑湯臨川也夫文肖其題而至矣不必學某人也陳止齋之于蘇氏肖矣究竟能與蘇氏並驅爭先乎弟嘗謂優孟古之極善爲文者也衣孫叔敖之衣冠抵掌談笑而使其子爲之泣君爲之驚亦曰肖其題而已矣彼欲拯叔敖之子于負薪者優孟之題也故以其衣冠談笑爲其文章即妙絕動人假令復以孫氏衣冠倣效他人則其子必笑人主必怒豈得復爲滑稽之雄哉嘗讀謝惠連雪賦而得之其言曰值物賦象任地班形縱心浩然斯言可以槩爲文之道矣

司馬相如作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人相關忽然而睡渙然而興若此者則所謂作賦之心也以作賦之心爲制義推之古文詩辭亦如是焉耳尊公之悼遠不及知卒哭已過生芻一束徒愧昔人山川悠遠何時一爲傾筐之論乎春茗雅盂附謝不旣

湯若士袁中郎而後能爲此快論者尠矣

國初吾鄉老輩陳士業賀貽孫與此公皆妙于言時文而此書尤爲適暢且詞氣古雅令人愛莫能釋

與陳伯璣書

歐天敘歸得手教欣然如面也弟在靖安有詩云羇旅客中客亂離身後身念此爲我兄又復潸然人至靡家亦已悲矣旅人又不得即交豈不可憐哉文章山水要不能於窮途領畧但博得幾韻酸語則生事又復闕心矣將來亦思一長策乎承示牧翁于弟可謂稱許之極上下百餘年縱橫數萬里而獨以徐生爲可與于斯文者何敢當哉能不感哉却有一說牧翁之于古文于字之于時文議論極正學識極確而晚年皆歸于罵人此亦非雅而弟之受兩公推轂者將來且爲衆射之的人情然也竊謂一代眞儒

年望八旬力齊韓柳惟當正教後輩鼓舞人才此是大方正道至於小夫俗流不足以膺斧鉞者黜之適成其名耳世原不視彼爲壇坫之人而吾反攘臂謂不當俎豆之哉此乃所以俎豆之也何如何如秘之不足爲外人道也惠還佳甚錢集留心近作苦少副本僅數篇附正務美周二郎有書寄復未攜來城容再覓寄一書答 牧翁并康小范書煩致去

持平之論却是深文

西山諸靈跡記

由洪崖而進爲紫清諸峰迤邐西北折許母冢在焉嶽嶽碕礒險不可升不若而滑至者皆解騎特前攀貫脅膝垂覩婦步鞠躬拾陟猶數退踏或從高仰躋裒裒然若疾九注坂矣其上乃交柯錯蔭百卉蓊翳之所謂俯虖卑襟彭蠡者皆不可見土人嘗有竊葬者秋獮縋棺而上亭午始至半山霹靂交作樹木皆鳴送者駭眩而棺已在山下自是雖過者必式云山中諸所傳他奇怪不備志其跡之存者皆在東班以北爲劍爲臼爲礎爲棺爲拜藉爲几爲胡牀爲石豕首豕首加劍其上耳識其齦有齒承之細流

背注若衄血然曰中水冬夏不竭土人病目者至稽首沐
之輒瘳或抔去之旋竭旋盈乃至彌日亦不更溢白中虛
下實水環其外無竇下通或挹潤益之亦不更滿其礎動
石在人敬怠宿誠以往輪旋若飛嬉戲引之千鈞不移臏
絕無益矣予銘其陽曰潤水如脂可以沃臍上士轂轉下
愚不移時同遊者皆笑比至棺石棺露前和半藏山內拜
石外橫復識之曰匪革匪玉無縫孰穀拜石長在衣冠其
消千年寒食誰奠王喬復前求石几在社廟南隔水數十
丈石滑而碕古無人蹤予與長兄揭而從之山中人劉猗
者好事亦能從焉予至即先據胡牀隱石几是時白既灘

乎青峰延光草木暄藹無名之香四山而至澗水泠泠鳴流几下伸膝濯足不煩更起隱几欣然恬悵便卧覺而諮焉猗遂導至程氏山莊程氏者故東莊人入居于此室中老幼數口青山當牖修竹四映園中雜植果實種以藥蔬其人好道頗受仙籙開亭至即下園果數品有栗有柿有梨有橘從以新酒時菊載黃雜英照山問此往當復得石乎便攜酒榼果餘澗委蛇徑得石巖巖中石筍如柱下石方徑數丈上稍殺若檐飛滿界其上衝澗激其突細流環其下如鐘如磬如鐵如琴金石絲竹之聲紛然遝至耳不給聽澂神爽骨傾榼不醉皆水激石而為之也既辭程氏

復陟前岑道旁石上實覯驢跡劃若在泥所謂雪精之跡
也少進有數巨人跡在盤石上望之甚長比往跡之隨人
長短各稱其足鄉人相傳謂昔仙遺此以鎮雪精者乎矣
言神人奈何與怪絜足令乘而策之跡安歸乎古云不知
足而為屐若斯者乃可耳日既西傾環岡赤黃頹陽遺色
望高山頂草緲緲焉若綠煙裊天矣循塗言歸數里已夕
山農畬田白煙瀰野如水月相混咫尺之間茫然灝氣目
不辨色喜山中人能導無天台誤也歸廬張燈殘魄已上
是時維月向晦山中無漏以月計之蓋三鼓矣
字字是靈異

工于造句妙于摹形是魏晉人手筆

琴苑序

苑者何也柳子有言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𣪍而能達憂而能散雖處十畝之内而具山川之觀錯綜幽蹊經緯嘉芳至適也豐鄗吳越之間往往有之故苑之事于學人爲宜乃懷才博古之士或不得尺寸之地而游焉則以其衷猶放曠之意寄于書而命之劉氏說苑苑之始也近世王元美有書畫苑梅禹金有古樂苑皆以苑命取其錯綜備物几席之間居然游目意足焉耳琴苑之作也其有盛乎脩先王之道攻詩書之業古今之故竊有聞矣鼓篋摘辭不爲後人然而屢擯于有司見嗤流俗耿耿

太息不知者謂我何求試學劍無師學奕又不解見琴爲欣然鼓之醳然喻之乃招琴師受數曲琴師者能記絃徽道手指出入而已初不解琴古今余日爲論說古今語律吕旋宫之旨師矍然避席曰子幾聖者與夫手揮五絃而心不契往昔則其鼓琴與琵琶秦箏無異我眞衣冠而伶耳師謝而退余感其言因集古琴辭與後人所擬鼓琴之所感與名蹟與名琴及諸詩賦序記論辨銘贊並收之其前爲大序明琴功德冠諸首餘各繫小序以別之閱數月始成爲書若干卷雖上不得讀更生天祿所釋之書近不得與王梅先正絜長比富然晉目之所涉則舉積此矣論

漁父者如聽乎緇帷之林奏水仙者如入乎蓬萊之幽襯
雍門之言憤牧子之所歎如聞乎春草之胡雛悲風之鳴
條也諸賦峥嶸林華絢也詩韻窈窕園徑迴也記序歷落
池臺亭榭之隱見不一也于以御賓酌醴以之忘憂而永
日謂之苑不亦宜乎傳之豐鎬鄠杜雒陽吳會之間得無
有目玩意移流連而不能出者乎集琴苑

淡宕可喜佳在極醋不襲高閑東野二序

前後渲染苑字巧不傷雅中間一折尤大

溉園詩集序

今世稱詩之士衆矣乃能者實鮮蓋自宋以來論詩者恒失之過而作詩者恒失之不及不及者其視詩易横口率臆剽襲成聲于是乎詩不足以爲興觀羣怨之資論之太過則有撰其難而不爲爲之或至于白首而詩益不復爲性情之物無惑乎其道之日微也使李杜論詩未必及嚴羽然羽嘗無片言傳者使司馬遷班固論史亦無以過劉知幾乃史通之書視遷固何等耶有好議古者指摘所及丹鉛纍數無復完物問其所藏則無有也曰然則子能爲之乎曰時代不相及矣噫誠知是則固當無論其合不合

但願其能不能夫能詩者不世絕而其精微雖父子無以相傳也要當盡其所能之分使無憾于不及云爾若夫漢晉六朝三唐之異則是可望而知者古今大矣亦何必斤斤以盛唐之似不似爲合否以桎梏夫人之能也哉詩本自然要歸至極弗事乎此而能者有聖賢之詩有豪傑之詩有隱士逸人之詩有婦人女子之詩事乎此而能者有才人之詩有詞人之詩有詩人之詩而是數者一人之集一篇之中亦各有之析則見詩合則見人嗚呼三代以降聖賢遠而能爲聖賢之言者亦鮮矣然各有近者大率則才人之語近豪傑詩人之語近聖賢詞人之語近婦人女

予惟隱逸者孤行亢居其聲無所近雖然世之衰也賢在野又安知詩人之不近隱逸耶今之能詩者才人則番禺黎美周益都王補之其言超忽英麗風起霞變天縱不竭邁鬆髯四雖軒諸稿是也逸人則臨邛劉長倩褒嵩稽等可其言曠遠微靜一往孤異不能測其所詣人華齋褒堂諸稿是也詩人則萬茂先其言精美溫潤體備氣醇屢空固窮憂而不傷其為人孝友忠信好學不倦宗族知交待以衣食醫藥婚嫁喪葬者歲不可數計犯而不較屢踣不厭名滿天下德及疇人而無幾微德色余乃今知之矣非詩人之近聖賢抑惟近乎聖賢者而後能為詩人耳世

有若人而終以隱逸者乎余三復溉園集至田居園居諸篇未嘗不顆然久之計與茂先交二十年每一詩文就無不立馳相質者茂先嘗曰吾他日刻集旁當署子名曰某共著子刻集亦當署我曰某同譔其相與如此余不好論詩然必如余始可以論溉園之詩矣

的是萬茂先詩序中間議論不刊

持論公而平氣體亦暢

黎美周詩序

黎子美周迦陵集詩二百四十二首明月集四百二十九首丙子長安往還道中詩一百二十五首余共删訂之爲詩七卷賦二十六篇總名之曰蓮鬚閣集閣黎子讀書之所也以閣名之猶以草堂集名李杜詩也余幼狂簡詩三百篇獨好誦七月東山蒹葭大東數章于文好子長子瞻賦好宋玉相如江淹詩則李太白自餘多所不讀四方投贈充仞東篋不覩往往爲僕婢竊去最上閣一篇止矣癸酉始得黎子詩讀之如春風駘蕩夏雲崔嵬如坐百花雜聽簫韶美人劍客翱動左右于是俛仰歎息自恨其不如

也才難久矣自神祖時天下文治鬱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山之道德氣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覈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歷法湯臨川之歌曲李奉祠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皆可與古作者同敝天壤而萬歷五十年無詩濫于王李佻于袁徐纖于鍾譚此其無足大置數者至如扶風昌黎少陵明允永叔文章聖矣猶不得以才予稱乃今獨見美周自太白以來一人而已史稱漢孝宣世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其工伎諸餘無可考其文學則固無孝武時之長卿子長矣今皇帝聖神綜核遠過

漢宣而政事法理之臣未有如魏丙廣漢翁歸之屬足以
副勵精者蓮嶺閣集出明之詩賦掞宋元矣噫嘻如莫幾
千百年復有如黎子者出哉
全用感慨處贊嘆大抵文不感慨亦難得佳
巨源推服美周似乎過甚文人互相標榜之習然美周
求易也廬陵極稱宛陵至今有致疑者嘗解之曰此如
禪家機鋒印證冷暖自知卽所謂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豈可以恒理刻畫乎
此序風格極老逼真古人黎美周以賦黃牡丹詩稱狀
元者國變時亦死于難其人如此其詩如此乎惜不得

其詩讀之

悅安軒詩餘序

詩三百篇降自漢魏屢變至唐近體而大備語其難者曰拘于言句束于聲律限于排偶也然則宜莫如長短句可屈伸其辭以達意乃其字數音律用韻各有成法抑更嚴矣噫嘻古詩者風之遺也樂府者雅頌之遺也蘇李十九首變爲黃初建安爲選體流爲齊梁俳句又變至唐近體而古詩盡亡樂府變爲遊豔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流爲詩餘詩餘流爲詞詞變爲曲而樂府盡亡樂府亡而以詞曲爲風古詩亡而以近體爲雅古者風採之民間雅頌歌諸朝廟後世風變至近體而應制用之雅變至詞

曲而倡優習之然則古今風雅頌貴賤之用反殊極矣予
夜與優諸僻亦後世之風也顧其聲淫甚于鄭衛不可以
入風然而不害其爲樂府餘是始生詩餘則詩餘者撥樂
府遍歌謠開詞曲合風雅頌之餘而爲言所兼豈不大哉
乃其源始于吳聲小令是以其體宜于言情而不可以運
才太白淸平樂菩薩蠻二調倡始韋莊溫飛卿之徒稍益
習之至宋秦晏黃柳晁周諸子極盛矣斯豈時尙使然抑
亦有變數存焉卽以詩之變至于晚唐其勢有不得不爲
詩餘者譬之草木太白其萌芽也孫韋溫毛其蓓蕾也慶
歷熙豐諸賢其盛華也物有其開端相繼者必推而精之

以至極盛猗之行草起于漢而盛于晉小說盛于齊梁而
盛于唐是故宋非無詩宋之詩餘宋人之詩也元雖無文
元之詞曲元人之文也調有關字句有數聲有宜平宜仄
律有宜陰宜陽有宜韻不宜韻非多情好習而才近之則
不能以成國家用制義取士士白首伏習章句無暇[illegible]
而逸才淹滯宦途者則又往往演古事稗說爲大曲[illegible]
歌舞用以適意而取名故國家詩餘之道微矣楊用修[illegible]
于多學王元美病于少情尤變張使君以清新俊逸之才
溢爲詩餘幾乎獨步此非天資近之加以多情好習而[illegible]
乎哉公家居讀書悅安軒詢居居藝綠亭詩稱亭詩餘[illegible]

軒者從所得參詣以爲名也

可徵[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極正

詩法[illegible]云云[illegible] [illegible]其難也讀此可無措意矣

楚遊詩序

豫章之爲楚者其言適楚猶門庭也北賈汝宛徐邳汾鄂東賈鄱西賈夔巫西南賈滇黔沔南賈蒼梧桂林柳州爲鹽麥竹箭鮑木旃罽皮革所輸會故南昌之民客于武漢而長子孫者十室居九顧其道路修蕩水陸千里間以湖山有分甯彭蠡之險士大夫非宦非使則莫肯至焉自古以爲貶謫之地謫是遷客騷人亦往往萃于此然而夷考文獻流寓其悲愁發憤之所作若屈大夫宋玉杜甫柳州子瞻諸篇又多在沅湘荆永衡黄間吾又以悲武漢之不遇也戊寅夏予被徵北行取道豫西因遊至江夏覩所

謂黃鶴鸚鵡諸跡者慨然歎崔李以還篇章寥寥而傷關岳功名之不終是時豐城胡悅之亦將如荆州道過江夏徘徊數日得詩若干首示予乃行予曰子至荆州詩乃未可量耳夫江山文采固有足相發者況楚諸跡多在荆襄乎予讀楚志見大堤峴山諸歌曲具在文苑此非獨楚人所爲而大率客楚者之所作也予行勉爲新辭待搜荆志異日者若天子以三百篇不錄楚風而修古太史採謠之典則請以吾子江臯諸篇備風始矣

因悅之擅文名未便草草故甚奇崛

陳伯璣詩序

昔伯牙學琴于成連先生既就而成連曰吾之學未能移人之情吾有師在海中將與子從之乃與伯牙之海上既至而成連忽刺船以去伯牙獨居四望但見山林窅冥海水洞湧禽鳥悲號乃愀然而歎曰先生將移我情援琴而鼓之爲水仙之操水仙者無是人也而至今若有其人市南宜僚爲魯君言建德之國曰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見其涯愈遠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至今言之未嘗不想見其處爲之魂銷也夫文士與佳人並絕世而獨立此兩人者雖復當吾世遇之

而形骸相守仍渺然使人有世外之思乃為眞耳王昌齡之精幽常建之孤遠其大成固不若李杜也而迄今髣髴如見者此有不可言傳者也吾嘗以此求兩人于天下佳人蓋有之而我未見所閱友人則多矣風流蘊藉實自古難兼曾尭臣調爽而失之亢譚友夏神婉而失之近余小星度閒而失之寂劉師貞韻矣而猶嫌其英無閒然者惟陳子伯璣哉曾劉余三子者又皆不盡其才于詩詩之溫柔敦厚非兼夫風流蘊藉者不能當也夫溫柔者風流而敦厚者蘊藉也友夏以詩鳴當世而吾又病其斷然則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如伯璣者誠僅矣伯璣與吾未嘗言䜩

私詰肺腑而彼此各深相知然未邂逅甲午重相見別去十一年故國兵火千里亂離殺戮死幾生不能記其數頗得一安枕未嘗不費伯璣往來也其詩其人吾將遠而求之山林窅寘海水洞洞之處乎抑從子遊于建德之國乎近而求之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若有人微詠焉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讀者君陳子是耶非耶

過情之譽非所敢當君文成遞辭書來自稱得意若此縹緲澹蕩真令讀者有凌霄漢出宇宙間想

此等文探之而莫知其旨味之而莫盡其妙仙乎仙乎

其藐姑射之神人乎[illegible]如[illegible]之[illegible]似之然猶

惜其短于才也

劉徵君傳

嗚呼存無位於世沒有聞于後者古今豈少夫乃生同時而恨于異地不得見至慨慕之如古人迄果爲古人矣彼此竟於不相見吾其於宿昔所懷思何哉作劉徵君傳

劉徵君城者貴池人也字伯宗少以文學爲東南所推並稱之伯宗久而四方積高其爲人則皆稱伯宗先生先生與余通閩時崇禎四年也後數數書往來雖未覿稱心契矣崇禎八年上以寇盜羣起有司多不稱職詔如祖制在京在外官各保舉堪任府州縣官人才舉而不稱任者連坐余是江西右布政使張公秉文以君應而先是樞輔史

公可法爲池太道時亦已薦君前後辟舉者安慶巡撫黃配玄薛爲九江同知不應安撫御史黃耳鼎督學御史陳良弼巡按應安徽備池太御史賀登選並以才行薦故晚而學者又稱徵君云徵君嘗再至京師矣初力辭張史之薦不獲乃入都考授知州不就或曰先生何不仕也曰我非科目故也且又貧若夫言利以邀人主聽私詆大臣用口舌得官又所恥不爲也是時上方銳於求才宗室用換授閣臣辭外拜鄉試之外開拔貢汲汲然惟恐救時之士不至於廷朝臣雖陽奉行實陰尼之桐城蔣臣首以言事得罪淄川晉州知州陳弘緒有全城功得罪縣竹幾不

測而余亦以答友人書論時事致爲程閒之作色有慨辭此指同時保舉之人也並以諸生姓名繼達於天子而三宰相已忌之自餘百執事可知矣而出身科目者亦時時潛用餽遺得徑轉天子焦心獨立於上無以示激勸則淮安吏陳啟新武康知縣朱露先後以言利及指斥文臣並得給事吏科時論亦醜之故徵君云云其言含蓄指遠而不亢類此也以故時宰亦不甚忌之乃范文貞公景文與孫太僕三傑特愛敬焉及馬士英立弘光帝於南京史公以輔臣督師出守儀揚時議建四鎮防河而以靖南侯黃得功東平伯劉澤清興平伯高傑廣昌伯劉良佐各分地

擁重兵塡之徵君則馳書間道趣㫖言於史公曰五侯皆
盜賊之餘非有恩義所聯結知慕節槩思樹功名流聲稱
於後世也主弱必叛敵强則降敵主皆弱且欲專制自爲
而互相併兼勝者大自封小挾上不勝者則復潰溢散漫
而爲流賊今內無老臣宿將勁旅親兵足以彈壓不肖在
廷推公防守雖名督師實出公於外根本單薄而欲使此
四人者防河是猶使狼守門虎來未必能拒而主人先不
得動手搖足矣苟行之公必悔之史公得書果悔之而無
及矣五侯者其一爲甯南侯左良玉也旣南封左而北立
四鎭弘光末奔君乃與程公世昌東西游走自高淳歷湖

州過嘉興以還有終隱廬山之志欲與蕪湖流寓陳允衡以道服偕往而不果也遂終栖止於峽川是時益貧漢紙貴無以撰述則用敗束及廢書背書之其於好學篤友睦族天性也悲時士大夫務博古爲詞章而不諳典故於史學尤惓惓焉在京師時與吳江史玄約曰吾儕既在輦轂間依日月之光矣卽當討習見聞以證本朝史乘同異君止讀古載籍無貲旅食長安爲也以州郡志乘可以考核史誤故收藏志乘爲多以史傳牴牾宜以私乘參考也故撰次古今名賢年譜以禮樂文章之未澌滅者學也故輯古今廟學記以化鄉國天下必始於家也故引同姓故專

以五倫分類作劉氏家訓爽産營書前後凡三四萬卷求
錄行者有古事異同今事異同劉氏藏書題跋欲著而未
成者後過志略不及竟以屬其子廷鑾集後樂苑還明人
韋布詩以屬其孫漢系他雜著多矣甲申變聞與其友吳
應箕聚哭于野後每言及先帝未嘗不涕泗被面也應箕
死君益無侶少時故舊與僧徒游曰儒門既未收者多在
此況本朝理學不及宋儒至是益覷之曰市朝更變王侯
貴人名流老將必多於此中逝矣至縱横之客雖不與交
必折節以盡其議或問之曰世方亂能定之者必非繩尺
迂謹之士也然天資樂易雖村農負販與交接未嘗有町

畦云阮大鋮仇嫉善類欲將及廷巒何徵君文子過無所得久而服其純粹更加愛焉君於宗族婚喪必給其求友死必賻客旅必周於財利毫無所苟而已故鄉鄰徧及名士終莫能害君南遷以後鬱鬱目不樂爪掌畫几俯仰咄嗟不常蓋私心籌度以為東晉南宋之事尚可復行而庶幾再見漢官威儀也故金陵臨安圖志至死不釋手焉竟以憂疾終而君皜然完節令歸矣東南人士莫不悲歎之及門之士有為制服者

徐世溥曰往隣茂先為余言伯宗美姿容好吟誦恭敬溫文恂恂君子也劉晉卿亦言劉伯宗如春風好玉及閱其

賍貲賂權璫事道周成御史劾陳知州弘緒於詔獄至欲出死力為諭救又何壯哉友人李達死無子女楊之煒死而赤貧君為經紀其喪殮悉備至辦衣食周濟兩家者垂二十年此豈為文章時勢相要結圖報及有所感奮欲以媿時鄙薄者而為然耶仁厚著於心有大過人者遭時鼎革悒悒成疾君子之終也至所為時文古文嶧桐詩集學者多能誦說不更列特次其言行尤卓犖關當世得失者後人修史志得以資焉

劉徵君之處世有郭林宗徐孺子之風此傳即虎頭寫照毫髮無遺憾矣正如有道碑可釋誚慕之愧○序次

時事辭而有體高在不必痛罵史才也爪掌畫几數語包括無限作者其亦有憂患乎

附

徵君伯宗劉公墓誌銘　　石莊陳弘緒

崇禎間以守令不職致民生憔悴詔舉堪任民牧者聞於朝江西右布政使張秉文擇於與貢監吏士民中得貴池劉城以應颺言於主爵者曰諸生劉城物身制行古之大儒淹貫窮經今之良史雖以之蘭臺石室可也主爵牒撫按趣公束裝公堅臥力辭旋奉嚴旨督催不得已一詣京師俄又引退其同舉友人陳弘緒貽書於

公曰滄海橫流予豈能袖手以觀焚溺公曰固也吾不袖吾手而掣吾肘者環於左右吾將若之何夫資格之限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予欲救焚拯溺吾徒見子之焦頭爛額而已未幾撫按又數督催公又不得已再詣京師考授知州卒不拜官而歸歸六載遂有甲申三月之變當弘緒貽書時意南北擾攘人方有投袂而起之思庶得二三同心戮力以匡王室雖委蛇屈辱所不避及予辭京職而刺晉甫八十餘日鐵騎攻圍七晝夜幸獲全城而督察閣部力欲殺之左遷舒城關獄介馬交馳予張空拳而守亦僅二十餘日而權貴愈欲力殺之

乃始大悔嚮者孟浪一出出而幾喪吾之軀而卒無所
裨補益服公之卓識也公歸未幾予亦告養返予舍期
與公爲避亂之圖乙丙間猶致長牘於予歔欷嗚咽淚
血漬於尺幅戊子金陵極兵燹空江闃其無人遂杳不
相聞問庚寅冬吾宗伯璣札至而公竟以疾不起矣嗚
呼痛哉公諱城字伯宗貴池人生而美姿容豐上修下
望之若仙幼隨父之莆田讀鄉離子輒解頤仰止甫成
童補弟子員遂以文章名天下時爲制舉業者各以所
長分立支派於是有臨安戢東金沙之學有東鄉湖上
之學大指不甚悖戾而末流率多矛盾所選牘評駁序

論殺等彈文至讀公疏作咸頫首抽繹而心折休甯金正希聲嘗稱之曰頓挫淋漓此時文中之杜子美也公尤留心當世要務著河渠市馬邊塞流寇屯鹽諸議類可立見設施非紙上揣摩掇拾語史閣部可法知公獨深任安池道時欲舉公應詔而爲張所先厥後有軍國大事輒手馳檄蹏函之皖撫鄭二陽黃配玄繼史公而來皆以利病諮訪日無虛晷黃又欲辟公爲九江同知公力止其薦劉肯滋頃之適左帥良玉假勤王名毒騷江南公同池太兵備道程世昌登陴守禦危郡恃以安堵黃梅向余誦說不置然公翺翔諸公間侃侃建白求

猶有所阿附當弘光南渡江淮初設四鎮公頗見曰五
矦皆盜賊之餘今列爲鎮未必扞徹黃河而先牽制自
下嗚呼祚不長矣急爲書上閣部閣部心是其言而已
追悔無及至今有遺恨焉公生平篤孝弟厚宗族一姓
婚喪必給其求而於友誼更非時流所及家本素封至
公而漸窘迨後以廢宅售書與館穀四方來者生計益
落然一閧賢士大夫急難咻駭冀奔馳滅口縮腹以相
拯崇禎朝黃詹事道周繫詔獄成御史勇繫刑部獄公
皆力爲周旋弘光朝馬阮諸人大興鉤黨之獄周禮部
鑣雷御史縯祚光給諫時亨並在繫公又周旋也毀弘

緖被督察劉宇亮之誣參也方冒矢石城守備甚一着頭又病疲身就繫於霜雪迷離之中有蒙犯霜雪而大呼者則公所遣與周二爲南之仵也予猝覩驚訝爲一笑逮抵獄橐饘盡絕自分必死公假貸而賙恤之卒賴以給晨夕而脫於難嗚呼公餉予於幽囚之日而余不獲哭公於寢楹之間予其何以爲心哉記往歲過公江上廬公語予以時事曰非欲退而爲著書之計乎嶧桐集詩文各一帙畀予曰子無爲面諛予曰孟堅昌黎之間虛一席以待子詩則少陵之嫡子也雖然時且孔亟君茲廬且不保矣安得閒歲月而著書公然而不應已

出所著春秋左氏地名錄人名錄諸書屬序之予亦諾

而不果作無何而天崩地拆予踉蹌渠家走厥原山中

痛哭痛稍定輒往所藏書嵌蔡在之盧然終爲士卒盜

取以糊馬䕶公崎嶇峽川師山間悲感與予相類然獨

幸藏書尚存得以慰俯仰消寒暑讀地圖有哭應箕者

公之好友也亦與予善耀而悍目光若炬每酒酣岸幘

道人間不平事輒鬚張齒切而眥裂自國變來日同君

聚哭於野俄慷慨殉節而死應箕亡公益孤無所向又

日與其子廷鑾務祿四顧哀歌以見志或有至豫章者

予問伯宗近何事曰伯宗自署一私印曰謝髮鄭心將

自比於皐羽之髮所南之心也予曰伯宗廓發此四字以終餘年幸甚吾不克以未死媿公嗚呼公今眞獲歸全炎聞公將屬纊前喉吻閒獨咄咄謦欬東晉南宋事起抱金陵臨安圖志至氣絕不肯釋此益可以見公之胸懷矣公固以文章名天下而砥行植節不媿古人獨其苦心當世而不獲一見設施人頗爲公嘆惜然於公無與也爲文高古渾成類兩漢於詩尤工樂府暨絕句其著作滿家而行世僅數種曰嶧桐集曰讀書略記曰古事異同曰今事異同曰南宋文鑑曰古今名賢年譜曰古今廟學記皆已成者曰後通志略曰劉氏藏書題

跋曰劉氏家訓皆未成者以屬其子廷鑾廷鏊曰後樂先亦未成以屬其孫漢系嗚呼郎公文學之一端固亦昔賢之所罕覯矣公生於萬歷戊戌年六月廿四日卒于庚寅年三月二十五日葬　山娶王氏子四廷鑾廷鏊皆以文章顯而鑾尤著晩舉子添丁膺丁尚幼孫漢系漢威銘曰

人亦有言耳目於面聲名四被吾覗吾友厥狀維有宜其卓爾節則晉逸詩則唐盛文則漢史疇或能兼兼而長傲勢固難已公獨抑抑艮賈深藏下問不恥晞髮清谿塵坊瓊汚有如此水於萬斯年以歌以詠社祭於里

通篇局勢甚大直似一氣呵成其大旨在交情上說主意時時顧盼起同舉相問答中間餉于幽囚求不免以求死愧公是三段關鍵

余于陳烈婦墓表載李叔文一首于劉徵君傳載石莊文一首非徒欲讀者詳烈婦徵君之始末亦以知吾豫章之古文如是如是

榆溪文雅錄石莊文沉雄可稱一時瑜亮乎于殘書鋪中稍得陳先生石莊諸集中多脫頁此文不見集中攷前錄未載今得此補之幟乎願矣近得讀榆溪逸稿榆溪集選二種可補錄其文為一卷

庸書文錄引

庸書廬陵張賓山先生著江西在前明為理學淵藪而吉安一郡尤盛見黃梨洲明儒學案者數十百人然大都陽明弟子或私淑於其徒以致良知為宗主惟羅文莊公不然其說作困知記以闢之故月久論定從祀孔廟者惟文莊公一人賓山先生生於其後耳濡目染少亦私淑陽明故司業國子監時有宗儒語畧之刻本鄒忠介所錄明道象山慈湖白沙陽明心齋六君子之言以為有益來學其後見文莊困知記而篤好之遂築我師祠而尊祀薛胡羅高四先生為人忠鯁性成在康熙初年獨以匡成君德為

務嘗上疏諫獵侃侃數千言又面請停止謁　祖陵及遣
大臣巡方忤　旨罷歸遂結廬王山玩泉石而友麋鹿然
於郡邑利病猶耿耿不忘如前後漕揭漕辦三篇及與督
撫郡邑書札呈吉州宜仍食淮鹽及清軍協濟併淺諸說
眞儒行所云雖危起居竟伸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者
可以謂之眞儒矣其於文也少壯務達其所見枝葉扶疏
未甚剪削如諸疏諸序可見其後所遣諸書漸近老成味
餘言外至王山諸記則巉巉岩嶺高不可攀矣今錄其文
爲一卷

庸書文錄

廬陵張貫山貞生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歆之評

桂巖集序

予同年度遂江子以名進士來宰于越凡五年與民休息賦清訟簡集敝趣涸陋規悉除謂邑故理學名區視事之餘更搜前賢語錄率諸生講明時有啟發一月兩課士習歸醇戶祝巷歌報最上考予跡之意其必瘁簿書勞案牘者一日偶叩公署則緗牀竹几僕從數人清風滿座官舍蕭如寮頭有鈔本數帙閱之則其先四世祖秉心公所彙桂巖集而欲重付之梓者集中所載俱江氏先世科名并

所受上賜詩及行實遺文名公翰墨凡十二卷而其發源之長流慶之遠則實自漢臣沉籍一事始而後來論者稱江姓登進士第與由他科顯達者自宋以來至四百餘人遂以漢臣之沉籍減稅爲陰德昌後積善餘慶之報予讀而三嘆謂執此以語漢臣之食報則然而要豈漢臣當年沉籍之初心哉當吳越王錢俶臣宋之日獨命漢臣奉賦稅圖籍以獻時從王歸者俱得顯官漢臣僅一鎮海軍節度判官耳使稍萌富貴之心則奉版圖來歸宋必首以爲功何難坐致尊顯蔭及後裔而漢臣不計此但謂吳越八厚斂於民倘宋仍按籍徵民民何以堪遂沉籍於河赴汴

自劫幾寘重辟嗟乎推漢臣之心此時惟知倫一死以救浙民不知有身邊計祿位及邊計後之人能食報無已耶其後漢臣以廢斥身死宋命王永往均田稅卒因舊籍無徵獲更錢氏稅五斗定爲一斗全浙百姓世世賴之即宋祚南遷亦獲席寬稅休息之餘藉以偏安者百數十年則漢臣沉霾不特有裨浙民且有功宋室而終宋之代卒無一推原其功而識諸史者使不得元史臣張子長書始末以傳則漢臣當年一段心血直與草木同腐豈不悲哉雖然吾人矢念誠欲造福生民惟無瞻回顧慮之心斯可直行其意務底有成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凡濟世救人惟從不忍一念擴之使充凡己饑己溺萬物一體推其心之所至可以不愛頂踵可以不計得失又何有身後之名與身後之子孫今 聖明蒞宇視民如傷軫念災荒屢 詔蠲免無如下之奉行者非病那移則慮掣肘孰有一重念斯民痛瘝切身拯諸水火不知其他者而于越父母獨能愛民剔弊起諸瘠瘵德意下逮撫字心長且於鳴琴之暇留心家乘舉先世陰德懿行置之案頭以當座銘而更欲重付之梓以廣流傳噫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吾知其志固有在矣

于沉籍心事揭之使深于沉籍功效推之使廣可謂知

入論世之文

困知記序

明之有整菴非猶夫宋之有晦菴哉宋之有晦菴非猶夫七國有孟氏哉嬰其去千百載而符合揆一者總不外此有所大懼於中不得已而存閑邪衛正之心不得已而爲閑邪衛正之言然合而論之孟氏與晦菴整菴較則爲孟氏易爲整菴晦菴難而晦菴與整菴較則爲晦菴易而爲整菴抑又難何也孟氏生値周季去聖未遠楊墨之徒猶各立其旨不敢陽附於儒至後以佛教入中土乃彌近理而大亂眞浸淫於唐熾盛於宋而瀰漫於明儒者往往陰師其說故渺其論高談性命恥言困勉而晦菴之在宋整

菴之在明皆於異學爭鳴之日獨排羣議引人歸實則爲孟氏易爲聊菴整菴難雖然聊菴在當時繼周程之後性學大明雖與象山反覆辨論而象山之學未至決裂聊菴門人咸得守其師說以詔來學若整菴在明雖前有曹正夫薛文清胡餘干諸君子後先接踵身體力行而白沙主靜漸尚悟入姚江良知益近自然舉天下之士無不佩服景從而又有龍谿心齋之徒相與縱橫其辨抑絕講究立證融通窮理盡性概趨簡易而放蕩浮游之說因茲日熾盛整菴獨以一人排佛氏之非致書姚江竭盡忠告挽回拯救著困知記一書藁凡三續以爲將來之藥石而整菴

之後門牆寂然則爲蹈菴易而爲整菴又難嗟乎宣尼當日以至聖生知賢於堯舜爲百代宗師爲羣蒙木鐸鳶飛魚躍時行物生無非文章無非性天豈不能如後人不落階級一悟千悟乃習禮儀陳俎豆問禮問官勤勤下學不厭曰好古敏求則曰發憤忘食至假年學易韋編三絕猶兢兢以無大過爲憂蓋亦恐道之不明不行由於賢智之過而不敢肆言高論以開後人放誕自欺之端孰知千百年後果有以儒而入於禪者始也以儒而託於禪旣也以禪之實篡儒復以儒之名攻禪有崇正學之稱而已非正學有關異端之論而已趨異端整菴生於是時能不爲之大

懼哉余前任成均時於藏書樓倘得鄒忠介所纂宗儒語
略中係明道象山慈湖白沙陽明心齋六君子之言初意
其有益來學不得誤以禪寂及今而知其言之可以與高
明言而未可爲下學示而慈湖心齋以悟證入自負所學
尤恐足以堅學者之過信遂至放蕩浮游適重校困知記
因原其有所大懼之意而重爲表章使讀困知記者俱體
先生之懼心而思有以報先生則宣尼下學上達之道雖
至今存可矣雖不僅至今存存可矣

鶴論先生之學至是而一變矣

廬陵邑誌序

廬陵賢哲挺生以三不朽甲寰區固其槩哉夫何山川猶故斯道中衰求其續孔顏之脈本誠正之傳以抒之詞華見之事績者或求旦暮遇豈生今日遂不古若乎究其故為病有三屯糧無丁軍冊有名則漕艘病一銷引責官賠課累民則粵鹽病一汚萊地僻耕耨人稀正供空賦誰寄蕃生則荒畝病一嗟乎衣食既足禮義方興廬邑風澆俗樸土瘠山頹灰燼之餘元氣久損而復有數者之病為之敲吸脂膏哀此小民救生不暇又何能驅疲弱而事絃歌起瘡痍而言傳習相與克自樹立取法前賢為天下第

一等人哉父之宛平于侯來蒞斯土慨然憂之始則修學校育人才既則念移風易俗非旦夕易幾皇皇然以民之病爲已病知丁絕民苦册籍因憑爲之釐剔而備運以便知民間既嗟食淡復苦派賠爲之改銷淮引而商帆以通知積年飛洒奸竇難濟滿目荒蕪石田未墾爲之釐丈册行歸戶而國賦以裕民力以甦盖自 本朝鼎定令甲從新東西朔南沐澤蒙休獨此片地子遺不無失所之嘆一旦靚頁司牧蒿目疾苦留心整飭舉數者之爲病於民而毅然去之寧非蒼生遭逢慶幸歟然而侯猶慮之矣謂夫政治利弊經營釐革固求善於今日悠遠遵行猶期 示夫

將來使之版籍以紀源流則一時損益久而無微害雖暫
去弊將復生且一邑之政弊端未去所患在民困民困既
去所患又在人心况理學節義號稱具區或往哲嘉言懿
行與近代潛揄隱德不壽之梓雖美弗揚後有接踵而起
何所觀感吾僅與一邑除民困謀之旦夕效可立臻吾欲
以與一邑除民困者使行之于百年而無弊兼以淑一邑
人心使之奮發興起閒居而觀屋漏開卷而見典型則邑
誌之修又曷可以已哉爰搜舊未集著儒分曹類纂廣採
備稽未幾而志告成草創則諸君之力潤色則邑侯之功
予以有事燕邸未告予討目嘗而侯以其功歸之予此雖

侯讓善之心而予實用是兢兢矣夫邑有乘猶國有史而
國家修史又必藉郡邑志爲張本則今日一時之變通安
知非千萬年因革所由始一時之臧否安知非千萬年褒
鉞所必憑故修史難修志亦難予嘗閱章貢郡志爲鳳潞
謝公手輯中間如崔清獻與之鄭侍讀獬陳晉公恕王綸
修質舊志所誇虔產者公獨詳考出處力辨爲非用意嚴
謹不欲苟同外此則侈談山川靈氣多援致別域賢者倒
襲州邑之名援引所産借以爲光其真正爲本地産者又
往往以門閥之盛衰爲去取以子孫之隱顯爲抑揚賢者
不必錄錄者不必賢以龍泉張公韡彥方官於樂平死於

靖難忠節附然吉州新舊志載並軼其名他復何言此予前此奉修志之請固辭不敏誠恐學識淺陋意見游移非失之脫漏則失之謬收今其書成矣以諸君之校讎又折衷於賢父師之鑑衡一事之覈核如指諸掌一人之操履如懸諸天既見之實政以甦一日之困復勸之方策以垂百世之模範復有遺憾哉廬邑自此富庶可期且得是志而人人讀之有以知某也理學某也節義某也孝友相與以正學爲必可宗以前賢爲必可法以廉恥之喪爲實可羞以指示之嚴爲實可懼肯原傳心之奧自驚景賢之區或者其不寥寥乎今而後吾與一邑之人胥慶矣吾與一

邑之人交勉矣

前段言除弊政後段論修志書中一段爲之轉軸後幅或並提或側重可謂慘淡經營良工心苦

送劉嶽生序

高安劉子嶽生予初知其能文不知其能隱今則知其能文又知其能隱且知其隱非隱於明甲申國事既去之日而隱於明庚辰國事未去之時庚辰從同人公車知時事孔棘漸不可爲臨場書詩於松而去以示身將隱之意且告人謂某遊都門一次勝讀邸鈔百部讀邸鈔天下猶有可望之治觀都門天下斷無不亂之理遂築家社門不通名都邑不接逖賓朋癸未同里孝廉强拉北上紿先發卒不果行甲申闖京師三月之變投身門前灤花池賴父母偕弟拆曳得不死次晨即祝髮麻衣戴白僧帽自是在家

出家獨與緇侶笠鉢往來鄉人罕見其色笑者戊子江省金王叛時籍名樹幟者屢書招劉子同事劉子掉首不顧示以懺城曲卒鑰室避之夫劉子志在四方當左師跋扈筠陽守令束手無何得劉子片言立紓合郡之難又獻忠遣偽官據上高守土欲請兵屠城劉子力沮之謂不及數日上高人當自縛偽官以來卒如所料觀此使劉子稍展方略何難支既傾之廈然其毅然弗惑終老於烟霞者誠見夫天時人事終不可爲始則公車不赴後則屢招不出不隱於甲申國事既去之日而隱於庚辰國事未去之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豈偶然哉筠州多產異流若陶靖節

高風雖家灣陽實籍宜豐令彭澤僅八十餘日解印綬去忘懷得失環堵晏如劉子生其後與同里豈聞風而興者與靖節值晉義熙之年國祚永終見幾退隱與劉子際於崇禎庚辰之年道合志同及發而爲詩則溫厚和平一出於眞易代之感沉潛不露劉子爲天授之才爲文千萬言立就然其忼慨不平往往見之於詞曾學靖節倘未全得靖節者歟劉子著書多種少時即與人談理學今觀其於學有論於易有頌有論而於大學誠意章尤反覆發明有論有辯有律有頌有八股有詩立教之旨與吾青原論存誠宗旨無異但劉子近與百丈禪衲談最上乘甚至以儒

語解佛書其所著述亦多以儒語作禪會劉子固儼然儒者談理學則理學乃奉教外別傳以爲提唱於先賢本論無乃異同豈劉子將終隱其身因不得不爲避儒歸佛之說以全其名歟予便道高安知劉子爲此地碩人造廬請謁乃於稱讚之中進規勸之詞敬之至故言之切劉子大賢也當於人何所不容矣

偶遊匡山記

予山居閱六年癸康熙八年己酉冬循例北上限期戒嚴石尤時作抵南康泊紫陽閘風平波靜客有促舟行者予辭之記幼時就塾師先君子手書鹿洞學規訓廸以故予當舞勺即知吾西江有匡山匡山有白鹿洞鹿洞有學規則朱考亭所垂訓以示學者眞入門大要徠益來茲爲教則約爲功則弘自是匡山面目往來於懷神遊者蓋數十年丁酉赴公車以同行羈不得遊庚子差竣以復命廹不得遊今者趾鷁汛欲暈落不及時一登眺豈不覿面錯過山靈矣人時況兒世坊在舟擬率之偕客有止之者謂小

子年甫踰志學導之從遊長此安舒予曰名山佳水如仁所樂況鹿洞古書院非特可見性情亦且有益學問次日雞甫鳴即飯飯罷即登岸前導有止之者謂人迹板橋犯霜露履巉巗不可予曰山水因緣最易相失記前此麻姑欲盡其勝卒以客至雨驟遂令麻源丹霞相望相失今日之遊儼俟諸東方既白保無有不速之客來曳其輪遂命從人再酌酒飲餉即行客有爲予言者謂茲山奇勝不一其處凡過從者俱先就近走開先寺後抵鹿洞予曰予數十年前所神往者雖在匡山尤在鹿洞此洞爲先賢講學地聖像儼然使未登聖人之堂遽作諸寺之遊得毋與前

此瀟山未過復古書院便遊武功緩所急急所緩徒用自
悔於是舍開先先鹿洞行十數里許峰巒有拱迎者有懷
抱者澗溪因之沃壤阡陌亦因之稍前一亭一橋橋即枕
流橋亭即獨對亭橋制猶舊亭詹就頹再前即鹿洞書院
書院僅存先聖祠會文堂宗儒堂彞倫堂登堂下拜俎豆
無光聖殿兩廡遺像雖存衣冠不飾面目可悲問有讀書
諸生則不可得問有守館闕人亦不可得淒悽冷落問其
無人乎數十年前所不得一瞻仰者今所見若此可不浩
嘆會文堂前有鐫陸子喻義章碑讀過通身汗浹宗儒堂
前有鐫考亭學規即先君子手書以示者由今追昔潸然

欲敝書院前後所鐫前人序記詩詞講語幾於塞屋取次閱覽日已就午客有促歸者予謂既抵鹿洞何不可從洞一獵諸寺爰拾落枝汲泉瀹茗稍憩即行行僅數里許有橋甃石成者以近棲賢寺名曰棲賢橋以類川峽名曰三峽橋又名金井橋橋下俯視溪流約數十丈許前後視溪流水絲石碧錯雜成文水柔石堅搏擊成聲然一經搏擊奔注駛瀉為鐵不叩自鳴為車輪不驅自轔轔為空中不雲自霹靂予因嘆化工付物使相安和平便不駭人聽覩泉無知石無心乃相激怒號不可謂非天地間一乖戾請張之氣使然從橋稍前有潭名玉淵深不可測水石搏

嶴猶之三峽橋之金井而玉淵金井遂為棲賢寺擅勝寺中稍憩主持者以病辭乃再從前徑至萬杉寺抵寺則斜陽在樹觀所傳包姓石刻龍虎慶風四大字字跡雖存遒不可攷稍頃暮色欲暝月光在地遂止萬杉寺宿焉宿之次日為伽黎臘八日是夜鐘聲木魚聲佛號聲直達且早起盥畢策杖即行僧亦有以不可犯霜露履嶮巇告者固辭之從萬杉寺而開先猶昨日之從舟而岸抵寺見殿前高座爐香莊嚴知為主持將登堂說法其主持則與予曾相識者遂置諸執事導予造護偈亭觀黃涪翁七佛偈及王文成手勒破甯濠紀事又從寺前觀瀑布傳此瀑為山

中第一觀值嚴冬水涸流淺亦無甚異者既導予觀龍潭潭之深不可測水石搏擊猶棲賢寺之玉淵三峽橋之金井從潭仰眺有峯削立如禪師豎指如壯士倚劍爲一指峯爲雙劍峯瀆潭有亭額曰漱玉住持於亭下瀹茗席地而坐因相與言學遂舉所謂知行合一者反覆辨難快論忘久既又觀其登堂提唱戒壇宜明遂已日午就西寮促言歸者再乘興而來興未盡而歸矣是行也計期僅兩日無論匡山奇勝不能盡收卽鹿洞若勘書臺鹿眠場流杯池貫道橋亦未竟游大約玆山之勝在水石相切峯巒峭拔而突起於諸峯間者五老峯爲最五乳峯次之一指峯

雙劍峯又次之諸峯或時隱見若五老則未入山已可飽一入山便相親凡遊迹所至或遠或近無不在襟帶間視諸巒如老人就嬰兒有撫摩者有若留諸勝者有若取諸懷中者有若含飴而弄者何時得扳援一躋其巔一踞其頂撫老人之背數老人之鬚眉而與之談道忘年以長嘯於天地間耶噫山中諸勝雖未殫覽倘俟後來獨不禁感慨者鹿洞為前賢進德修業之所代有傳人今者堂奧非故荆榛滿目數椽欲墜一木難支風日蕭象遺像淒慘曾不若所歷諸寺之金碧輝煌舍利莊嚴而且僧衆旦晚鐘鼓於師長前圍繞作禮問法傳戒始則以儒闢佛今則儒

不如佛殿階苔沒書屋雨飄是誰之責誰之恥哉始識之以告後來遊鹿洞并遊匡山者

此記寫三峽五老二段絕佳筆亦老鍊盡先生晚年之筆

漕政初議

揭爲漕儲關係最重舊制弊政宜更請復轉運之良法以裕國計以全富庶事竊惟堯舜垂拱之治首在變通文武功化之神亦有因革歷數百年之流弊非盡易無以維新而于萬世之鴻圖必慮始乃能善後惟我

皇清定鼎

萬物昭蘇率土蒙恩普天同慶獨有一萬宜急改之政而關乎萬難刻緩之情則未有如僉軍長運一事久爲明朝之弊政而在今日所不可不速議變通以計久遠者也故漕儲所賴原自漢唐其運道所經止於河渭北宋都汴始有三轉搬倉之例而四路適會其均前明都燕亦立淮徐

臨德之倉而 而北通州其途繇轉搬則力寬而輸輓易長運則路遠而守候難此從古以來漕運之善法也長運之改始自成化 長運改而竟用屯丁亦始自成化繇是時畀平日以操軍屯軍旣不荷戈坐食籽粒於是擇其有力者編爲運軍令其轉輸以寬民力亦一時權宜之計乃行之旣久其初暫借之偶運者其後并坐之僉造弊日益生軍日益困漕日益艱至明末已有不可勝言者 朝旣取前代之積弊蠲滌無餘而獨留此疲困之殘軍猶供漕輓世官且已追黃者丁不蒙優恤豈不以爲漕儲大事當仍舊貫不便更新乃以十數萬之運軍逃亡殆盡疲軍不已

兼復病民而以三百年之陋政因循日久究且累官甚至誤漕制皆新而軍獨舊戶已絕而役仍存以聽縣衛所之職官據册報名則波累無辜止憑該役以孤獨窮困之殘喘抵倉挂欠則追補無策必至離遺既魂銷於僕僕途舍之威凌復膽落於北河催剝之耗費沿途既無委積風水復多疎虞覩者人心傷而不敢言當事者又目擊而莫可救若不亟議變通將來何以永久故為今日漕儲之務與其苟且而遲之誠不若更張而速之之為得也運漕之役與其偏累而勞之誠不若均平而逸之之為善也糜費之數與其零散而以名銷算之誠不如歸一而以實支用

之之爲愈也夫去其運且勞而徒有其名得其速且逸又可存其實者計無有過於轉運之一法請得而詳言之國家漕額共計四百萬石除運粵軍餉及各處蠲荒改折不起運外又山東河南與江南之徐州額運原不過淮覓解抵通外其餘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四省過淮糧米近三百萬請如往代故事仍置倉廒於淮安濟寧德州三處以行轉運盡罷長運之衛弁衛丁而一歸於各郡縣之通判縣貳途次遠者則止於淮近者則止於濟更近者則止於德三倉出納各以就近之近地止之江船不踰淮淮船不踰濟濟船不踰德德船直抵京通一年皆可數運每運皆

得潘示江船既慣於風波衛船亦熟其淺阻在長江之險既無守凍則初冬水落正好抵淮在衛河之安一過春深則三倉有餘即可先發前運遄而後運即開前兌遄而後兌運至一切盤淺回空之舊累皆可革除而私鹽耗費之情由亦易稽察通判縣丞既以正途而領職守奸胥蠹役復何從勒索而致稽遲較之長運之難易何啻天淵此所謂苟且而遲之不若更張而速之之爲得也舊例以衛分船於各郡邑有有米而無船者有有船而無米者有有船有米而多寡不等者即如江西一省瑞州臨江南康皆有米而無船袁州九江贛州皆有船而無米其在諸省咸可類

推使行轉運除其衛丁則衛所之名皆可不設而以衛分船之偏累亦可盡除其應用之船請從各省之糧道盤打算某省載糧若干應完漕米若干除本色協濟蠲荒改折若干實運漕米若干酌量南北河道每船可載若干會計米數共該造船若干因賦計米以米計船則造船之法均而運船之法亦從之以均前明之屯丁盡作編氓舊任之弁官改遷防守沛雨露於枯骨使得解數百年偏枯之難責糧官以考成亦止效二三載賢勞之謡路近而因循更進及秋月便可全完時覓而修艌有期雖多年猶堪承載此所謂偏累而勞之不如均平而逸之之爲善也漕例造

船有造船之料價修艌有修艌之官錢水手運軍又有行月二糧亦似可不累運務而毎詰疲百倍者則米領兌之先有揭借補救之苦給發扣除之弊既開幇之後又有沿途需索之重水程漏卮之繁料價官錢不足以供工匠物料之半而更有無名之斂求行月二糧不足以償頭舵水手之身錢而更有賠累之漕欠副米縱稍羨餘銷算總歸無有便行轉運則專任糧官體統有別而上下經管衙門雜費之名色便可竟免且職掌所在考成攸關而印封鎖鑰早晚查驗之稽察亦得精詳開兌既無折乾盜賣從何滲漏舉料價身錢行月二糧錙銖皆歸實用此所謂與其

以名鈔算之不如以實支用之之爲愈也然而欲改長運行轉運則又不可不計及何以造船何以任官何以設倉夫造船則有江船衛船之分江船可以任重不妨載數之多衛船易於膠淺不妨載數之少俱以多寡之數限爲一定之規每船若干艙每艙若干米江船之載數多者船式宜大船艙宜多衛船之載數少者船式宜小船艙宜減江船所載多則用前之江船可裁三而爲一衛船所載少則較前之江船該改二而爲五修艙之費因船以增減支運之資亦從船以損益通融裒益費不加多而功則加倍矣至於任官則一郡之米以本郡之通判董之一邑之米以

本邑之縣貳攝之或兼用同知或閒用典吏又或以小縣之米附運於大縣又或以原無漕米縣分之官而兼用以運有漕米縣分之艘計官迭運更番董率官無再設俸不加多若衛河沿途或即委之就近府縣或量設通判縣佐於就近地方而即給以所裁衛弁之俸薪或即留各省原衛所武弁令移駐內河近處但去其衛所之名色官雖改設俸亦不加多惟是賞格不懸則糧官終歲河干風水勤勞何以示勸准以能運完一年者紀錄能運完二年者加級運完三年者有缺即陞則任事之官自無不踴躍恐後鼓舞而前矣至於設倉則請計議在淮安設造若干在濟

需該造若干在德州該造若干俱照漕米多少約算以造倉廒其造倉之費或於漕糧項下支用何項暫行起造而以各省清出之屯田籽粒補之會計其數充足有餘則是造倉之費亦不糜　朝廷額外錢糧而勞在一日功在萬年矣抑又有請者一民船之熟便可募而用也一鹽船之回空可資而運也蓋漕船舊例雖係屯丁交運要之推挽撐攜輕車熟路皆募水手慣習之人非其自能揚帆自能操檣若不用軍運則竟以水手身錢僱募民船分散各給與以價值則民船亦樂於從事不必造船而有運船之益如江西近年改運京口僱募民船之例可　也江南江西

湖廣供食淮鹽或可倣宋人折中之倉明朝開中之制略
爲變通以資轉運查宋端拱年間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
京師優其值給江淮鹽又宋初於建安軍置鹽倉時李沆
爲發運使俾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眞州眞州因船回
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米得船爲便彼之回船得鹽爲
利民力以寬又宋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置三轉搬倉
於眞楚泗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
納亦即載官鹽以歸汴船詣轉搬倉漕米輸京師往來擱
運無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又查洪武三年山西
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

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則轉輸之
費省軍儲充用從之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
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蠲免雜役專事煎
辦募商人入粟中鹽如米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騾牛羊
等物驗值准之軍儲不乏民獲其利又十九年雲南布政
司張紞言舊例商人納米於金齒者每一斗給鹽十引以
穀准米者聽商旅輻輳儲蓄充溢其後有司不許輸穀商
少軍餉弗給請仍其舊二十八年定開中納米則例出榜
召商於缺糧倉分上納仍先編置勘合并底簿發各該布
政司并都司衛所及收糧衙門收掌如遇各商納糧完填

爲所納糧并該與引鹽數目付給商齎赴各該運司及鹽課提舉司照數支鹽其底簿發各運司及鹽課提舉司收掌候中鹽客商納米完齎執勘合到比對硃墨字號相同照數行場與鹽今一倣此例令撫令行鹽三省商人以所運鹽之船抵三省水次照蘇民船例給以價值則在朱明時商輸米比對給鹽已有成規而在今日備用其船運米抵淮尤屬兩便商人既各以水次之米至淮則於給引時度其費優其值即以所運數目銷算鹽課是商人運鹽既得以船載鹽而來又得以空船運米而歸減納增利往返有資將見鹽政愈獲疏通而又可以省各地方造船艙船

之費兩便之策計無有過於此者由此以思長運之與轉
運孰利孰害軍運之與官運孰得孰失與夫僱募民船及
倣宋明鹽商輸運之法之可倣而行不可倣而行此不待
燭照而龜卜者抑何所顧忌而不可見諸施行乎乃二十
年間總漕如蔡公士英巡撫如夏公一鶚御史如胡公來
相俱會言之而卒扞格不行聽其日敝者其弊有二一則
當事諸臣不敢任其責也以傳舍之官當垂儲之寄苟幸
無尤求免參罰拮据數年便可别轉若一主其事便非旦
夕報竣而經營之密與更張之勞非費一番精神竭一番
力量有不能覩其成者甚或微有阻牾即欲推辭一味浮

言旋恐退縮當事者何苦舍術例之易終而為創始之難任耶此聽其敝者一也一則積習之蠹書與久充之奸役不願更其法也該管有僉造之任則勾提辦遣肆其威汎地有催儹之條則委官承舍滋其擾各漕衙門皆有挂號投批之例則書辦之贄儀土儀飽其欲及至抵瀾進倉入廒種種事例更多魚肉矣重祇此各省漕糧由縣而府廳由府廳而道由道而本省起運由本省而過淮由過淮而抵通由抵通而報部每年每船不知經幾衙經幾掯勒始得報一年之竣要其可哭可涕莫告莫訴之苦非屬積管之蠹書即繫久充之奸役內外互相照應彼此交為遞

飾一言轉運則無窮之利孔盡歸于虛糜年之金穴俱屬烏有勢必百計以阻之或以利害懼其官或以流言敗其議或潛行以撓其說或巧變以誤其成雖有矢願抒忠愛民憂國之臣為 國家起見爲漕儲私慮者終徘徊婉轉付於無可奈何之地委於聽其自至之數而已此聽其敝者二也有此二敝則雖有賈誼爲之筆蘇張爲之舌耿壽昌劉晏爲之謀必不能以奪其成說此前此總漕言之巡撫御史言之而卒扞格而不行也方今 聖天子英明神武承乾出震而大臣百僚師師濟濟尋賢彙進上遇大有爲之 元后下集大有爲之臣鄰不於此時大加振作以

費采買艱難寥寥數丁點金無術遂致一丁而拖累數十名一船而破傾數百家與其軍窮丁寡聽其勾通民籍不如分行協濟猶可資軍安民況以本地百姓之所出而資本地軍家之所需有益漕務非同私派出之民為衆擎易舉給之軍為積少成多費裕用給人樂趨事而造運兼有所資其一則在併淺以減造舊例漕額每艘止運米一淺順治年間承造艱難經併陳題明每艘載米二淺後糧道王公祖又折衷其間每艘載米淺半行之各郡併淺減造俱已遵行盧陵原造船額四十九隻半依例併淺止該造三十一隻見今建昌袁州各郡仍係併淺減造而以盧陵

一邑歷來偏累獨造四十九艘之多乃並未見奉行未見減免豈併淺之例可行於他郡獨不可行於吉安與其徒求足額使所造之數有名無實而任其稽延扳害不如照例併淺使所造之船專力易就而可免推卸支吾庶軍困稍甦軍力稍紓而亦無所用其規避扳連也凡此皆敝邑紳士熟思審處按此三端俱係建昌已行成模非敢當茲功令森嚴襍派有禁漕運滿額刻期難緩之目而故為此不諳時務創始更張之談誠有見於一行濟軍則軍自軍而民自民一行協濟則所稍出於民者公而所實資於漕者大一行併淺則於漕額截米之數未嘗有缺而於窮丁

待變之命實可少甦也獨是清江協濟一切善後事宜其難其慎自當條陳本部　公祖次第請詳不敢猶贅但一言併淺則或有謂湖廣協濟船隻近暮仍歸楚運方恐米多船少何能併淺減造然細查江省原額漕糧兌正米五十七萬石自題准荒游外每年兌正米實五十萬九百四十八石四斗六升一合八抄原額漕船一千零三隻每船運米一淺每淺運米四百石往日一船載米一淺外大半多載貨物近不許夾帶私貨則全船空虛儘可載米如依順治年間題明每艘載米二淺則一船可載米八百石即不用楚艘止須船六百二十七艘計通省一千零三艘應免

造三百七十六艘廬陵四十九艘半止須造三十一艘該免造一十八艘如一艘載米一淺半則每艘載米六百石不用楚船亦止須船八百三十五艘計通省一千零三艘該免造一百六十八艘廬陵四十九艘半止該造四十一艘亦應免造八艘零五分撥之船數所減不多而要在軍少一船則少一船之苦累在民少一船則少一船之振害在官少一船則少一船之為成於受免有餘於公私無困一行併發諸弊可除種種利益實莫踰於此本諸輿論公議僉同除請徵郡公祖申詳外冒昧呼籲條陳瑣屑字多踰幅所祈仁宥寬原俯允地方詳文著照建昌三件事例

實實舉行而併淺減造尤係補救目前要着更乞特頒鈞
票嚴敕施行則億萬生靈皆回春化筆之下闔屬漕艘盡
沐澤恩膏之中矣

並敘單抽章法可玩此因漕揭所陳不行而爲此補偏
救弊之策聞今江西止六百船則併減之說竟行矣

王山後記

天地之道始乎太極二氣所絪緼以生萬物而其鍾靈之奇得輕清分數多者流而爲水得重濁分數多者峙而爲山有面目有窾綮既得其面目又得其窾綮而在物之情與在人之心始則相識既則相樂卒則亦遂若與之爲貧賤富貴之交爲患難死生之友而不可須臾之間張子家廬陵王山在西昌相去約三十里童時見王山若筆架陳於案若屏障列於庭早已有王山往來於懷因自號曰瑶山復以講學山房爲先人庭訓所自用是不忘昔構初心拓而亦之談學謀道時憑樓獨眺啓窗遐矚而是山蒼翠

瓌詭烟嵐變幻又儼然嘉賓良友之目在乎前然此亦僅得面目而於窾竅尙有不可得悉者時詢此山之勝於遊者則云山無他異峯峭徑杳不能至風大發行者欲墮非比肩牽袂不可以立余疑其言亦僅得面目未能得窾竅者壬子春問道於王山之定巖既而遂卜棲於定巖因詢之山下居者樵者僧之久於山者始取昔所傳之景摸索訪尋又舉耳所未及聞目所未及睹仙禽所未及到樵斧所未及通者不憚艱險無微不搜其壁立道絕不可躋者躋之水之飛射懸瀉不可越者越之石之楯插矗立不可以步者步之窮林冷澗蒙翳榛莽之不可以闢者闢之

經幾被履經幾斧鑿而後水簾洞木琴澗芥子石獅子峯
諸勝之巖老石公溪兒泉友始出而與張子交由是朝
斯夕斯飢渴於斯寤寐於斯讀書問道於斯若有不可須
臾離者自是有爲遊山至者有爲訪客來者或緇流或羽
士或弈徒詩侶或茶社酒盟或釣者樵者或爲吾友朋或
爲吾子弟雖有以道險徑絕不無難色辭者吾必引之强
之而使是山之巖老石公溪兒泉友亦出而與之交嗟乎
陵谷升沉不可方物烟雲舒卷安有定形況是山非通途
離城邑又遠非有貴人達客之遊又路多隨傾無平闊不
可以爲佛老門下之居景之傳自昔者旣不可得而盡考

則今之出而與吾交者又安知其不瞬息而歸之不可知之天然而幸矣向所疑為僅得面目者一旦為之伐骨洗髓披竅道窾而是山之靈亦若各獻其竅窾所藏於千百年間盡出而欲與張子為學問性情之交或濟或見若作之合紀之又紀張子豈好事哉

山有面目有竅窾真面目已難識況能盡得其竅窾哉

讀此記先生所得又在柳柳州之上矣

雲霧座記

王山之頂無晝夜無寒暑大約皆吐潤偏石雲霧絪緼上爲鳴鳳臺下爲雲霧座座後三小阜微尖天然素屏座前則所稱千崖競秀萬壑爭妍者或值雲開霧斂舉目豁然危坐無匹可稱曠觀且是山俱孤峭偪仄不能履爲獨此微寬衍欲逝駐壇士構居二三層招僧宅此以息遊客及謁仙往來者力勿迷也爰編茅屋三間名仍其舊曰雲霧座有亭額曰察乎天地夫闇然日章的然日亡居是座者能置身雲霧開爲龍之潛爲豹之隱爲王之韞於石爲蘭之芳於崖在不覩不聞之中有徹上徹下之觀庶天地爲

照萬物森然俱入眼界俱渾形骸如徒作寂滅觀軀若枯木心若死灰甚且嗜欲沉錮思慮鶩言與雲俱掩與霧俱昏見山不識山見水不識水見天地不識天地雖曰呼吸通帝座堪擣謝眺驚人句恍恍惚惚莫知其鄉亦何取乎居此座者

其氣雄直其意深窅要之皆是實地即鄒子所云穿天心而出月窟也從古山人烏足以知之